

母亲没文化,但她很注重“投资”受教育;母亲没读过政治经济学,但她的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我。

记得,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,母亲是习惯守岁的。每逢年三十,她慈祥地看着子女一个个睡入温暖的被窝后,自己一个人坐在外屋,静静地包各色汤圆。不过零点,她是不会睡觉的。汤圆一般有豆沙馅和肉馅的。水磨粉是年前我去居委会磨的,那时居委会有个公用的石磨,左右邻居可分时间段轮流去磨。馅都是父亲亲手做的,肉馅是列入荸荠,加葱和姜丝的。初一一起早,给父母拜完年,母亲就给我们下很好吃的汤圆。

自念高小起,我就是母亲的“秘书”,给在外地工作读书的兄弟姐妹写信,都由母亲口授,我执笔。我看母亲守岁很辛苦,常从睡梦中醒来陪她跨过零点,进入新年。陪伴母亲的时光里,母亲常会问我:阿拉穷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多余的钱?

“因为我们没钱买好水果,只能买有烂疤伤痕的处理水果,吃了没营养不说,弄得不好还得花看病的钱,所以船漏偏遭连夜雨,本已拮据,雪上加霜。”我那在上海中学就读高中的三哥悄悄起床加入了讨论。

“有钱人买毛料裤,又暖和又耐穿,晒晒拍拍可穿3个冬天。我们穿的都是布料裤,冷且不说,还容易磨破。买3条布料裤,还抵不

上一条毛料裤,越没钱还越得花钱。”我想起同学的父亲是工程师,他过年穿的都是当年我们称为“海军呢”的毛料裤。

“穷人就穷在没文化,干不了高工资的活。所以呀,我要让你们受高等教育,上大学。你看你们的姐夫,家庭要比我们幸福得多!”母亲的眼光要比我们远得多。

母亲的经济学

陆海光

母亲还常常叮嘱我们:人穷,但志不能穷;钱是用来创造幸福生活的,是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的。

母亲的信仰是坚定的。她和父亲省吃俭穿,勒紧裤带供我们读书。尽管那时的学费非常低廉,但6个子女的学费书本费加起来,父亲的担子很沉重,往往是一学期的贷学金刚还完,接着就要借贷下学期的。还好,那时大学的门是向平民百姓敞开的,不要交学费,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还可申请生活补助金。那个年代,我的兄弟吃的是粳米山芋饭,却读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,分别考入了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北京电影学院。

1967年,国务院下达文件,对1966年毕业的大学生补发工资。二哥用补发到的工资,替母亲还掉

了解放初向我姑夫借的300元钱,其实,姑夫根本不要我家还,他早忘了。

父母用他们的艰苦“投资”,彻底扭转了家庭经济拮据的局面,开始向幸福生活迈步。

母亲说,子女都是她的银行。母亲有了钱,又很舍得,见到左右邻舍的孩童,她都会给他们压岁钱;我们给了母亲的保姆工钱,保姆过年回家,她还会给她加一个红包。母亲退休后还早早把钱投向了健康和旅游。

我是上大学,读了《政治经济学》后,才真正理解了母亲朴素的经济学:一个人,一个家庭,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努力,才会拥有;钟表匠和砍柴工在同一单位时间里,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;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财富?内在的智慧,心悅和健康。金钱,房子,汽车等均是外在的财富;旅游,我们用钱交换的是新鲜的见闻,内心的愉悦和身体的康健,千万别为了小头,失了大头。去农家乐,我们换回的是对过去艰难岁月的回忆。飞万里,我们收获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理念;离开职场,我们要舍得“投资”朋友,特别要与优秀的朋友为伍,因为优秀的朋友会给你带来和让你享有内心的财富。金钱的功能不仅仅是储存,它还有价值尺度和交换功能,重要的是舍得和对价值的选择。



群众之事莫小视

沈顺南

前些天晚上去看望老友,步入小区的住宅,楼道里一片黑灯瞎火,笔者只得用手机筒照明,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上楼。后来老友告诉我,这幢楼里的路灯不亮已有很长时间,一直无人问津,影响了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。他们曾向有关的管理部門反映。不料,得到的反馈是:目前,他们正集中精力筹划整个小区修建的大事,无暇顾及此类小事。居民们对此颇有微词。

现在,有不少管理部门往往对影响大的工程或活动比较重视,所谓要抓大事,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往往比较轻视。重视抓大事固然必要,但却不该忽视基本的做事“辩证法”,大事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累计起来的。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。忽视群众的小事,到头来恐怕是小事做不到、小事做不好、一事做不了。如果我们的基层部门能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常挂心头,群众有忧时,及时给予排除;群众有困难时,送上一份关爱,群众就会从点滴小事中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,就会自觉把这份诚挚的情感转化为努力拼搏为社会作贡献的动力。相反,无心顾及群众的小事,时间长了必然会伤了群众的心,造成人心涣散的被动局面。

因此,我们的管理部门应该从重视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,真正做到民有所呼,我有所应。民有所求,我有所为。一个地方老百姓的事情,对于全局来讲,可能是一件小事。但是对于一家一户来讲,可能就是一件大事。对“小事”不能小视,这也是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意。



博伊西

任耀明

女婿小丁在上海一家美国半导体公司工作。去年,他被调到总部,为期两年。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西部爱达荷州博伊西(Boise)市。去年六月初,我和妻随女儿、外孙女从上海乘飞机跨越太平洋赴博伊西探望小丁。在博伊西住了五十天。其间还游览其他一些城市。

博伊西是爱达荷州首府,人口约20万,华人很少。早先这里是生产、销售土豆的集散地。该地以优质土豆而闻名全美。后来,那些土豆老板忽发奇想,投资、研发和制造

半导体器件,竟然也大获成功。博伊西,别称“树城”。这

里木材相当丰富。市北边是连绵群山。冬天山上积雪皑皑白雪。到了春天积雪融化,水流入博伊西河。博伊西河两岸风景秀丽,青山绵绵,白帆点点。清澈的河水贯穿全市。这里水源充沛。市南面有大水库。市内百分之八十用电依靠水力发电。

博伊西市环境整治,安静,绿树成荫,大片大片草地青葱可爱。没有也不会有人在马路、人行道上扔纸屑、烟蒂。治安情况良好,名列美国各大城市前茅。

那里正值夏季,气温高达40摄氏度。博伊西海拔600米,气候干燥。路上几乎没有行人,只有车辆来往。偶尔见到有人骑自行车锻炼身体。青年人他们在河中漂流。他们不怕强烈的日光。或许他们就喜欢日光,让皮肤晒成健康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的棕色。

刚到美国那天,一俟吃完晚饭,我不顾旅途劳顿,忘了时差,让小丁驾车去附近的超市,倒不是想买什么,而是想看看美国国人。小车驶出路口,就有车挡道。这里的司机讲文明守规矩,礼让行人,不闯红灯。接着又有几辆小车停在我们后面。小丁对我说:“这样的情况一般不会有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?”后来才知道,有一队深灰色的大雁正在蹒跚着过马路。司机们耐心地停车等候。大雁纪律性强,一只跟着一只,络绎地穿过马路。虽然夏令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多。天空仍然像白天那样蓝得透明。

埃塔的第一次出手,花了一大笔钱,买下默默无闻的作品。那时的印象画派,地位远不如今日,在欧洲也知者甚少。同时代的美国富豪,如商业巨头摩根家族和弗里克家族,多爱收集19世纪以前的艺术品。埃塔这位传统女子,却慧眼识珠,可见她温驯的外表下,有一

上去?弄得我哭笑不得;三,反对派。大多是为至爱亲朋,意见各异:有位老总朋友从安全角度计;有位挚友坦言小院布局已较满,不适合;有的直言建成后维护艰难,使用率不高,不实惠……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其实,我历来喜欢逆向思维,认定要做一次的“树屋梦”,通过微信群咨询会,利弊得失的综合分析,决定扬长避短,重点以安全第一考量施工方案;至于布局和屋型,主观倾向于以小巧的中国式园林为模板。

“树屋之梦”的雏形随着思考的成熟愈发清晰,常常被这个梦的萌动和缓缓落地而搅动得夜不能寐。

人生有限,有梦就赶紧做一回吧,省得来世再吃后悔药。告诉你:我早些时就收集了不少长短不一的原木树干,一旦自然干化成材之日,或许就是实施树屋梦想的开始。



赏心乐事



挪威民居

(摄影)

屠春怡

19世纪,美国巴尔的摩有一对科恩姐妹,她俩的父亲,当年不满德国的贫穷和对犹太人的压迫,前往美国闯荡。他从乡间货郎做起,靠着勤奋

逐渐积累财富,成为殷实的商人。姐妹俩的两位长兄,继承了父辈的勤勉和商业头脑,创立了纺织业帝国,为妹妹们提供了充裕的生活和购买艺术品的实力。

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女子,自然不同凡响。姐姐克莱丽贝儿坚毅果敢,气场强大,一直被亲友戏称为“女王”。她23岁进入

女子医学院,3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,一边行医,一边进行妇科研究,同时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病理学。

而小6岁的妹妹埃

犹太姐妹收藏家

戴萦袅

塔,作为大家庭中最小的女儿,从女子高中毕业后,就打理家务,接待宾客,为父母养老送终。年轻的埃塔能干而谦逊,从不叫苦叫累,但不管多忙,她总是坚持练习钢琴。

有趣的是,姐妹中最先收藏前卫艺术品的,恰是内向的埃塔。1897年,27岁的她,为了安慰丧偶的母亲,决定买几幅油画装饰客厅。埃塔见到美国印象派画家罗宾逊的几幅作品,非常喜欢,用大哥赞助的300美元,购得了5幅小油画,包括她心爱的《饮马》:一位衣着入时的老人,握着手杖,骑着白马,在覆盖着攀缘植物的小桥边,默默地等着低头饮水的马儿。天朗气清,小河中倒映着葱茏的植被,光影斑驳。这幅画,让人看了,有“岁月静好”的感觉,似乎可以在画前,安静地坐一个下午,让烦恼和悲伤渐渐消散。

埃塔的第一次出手,花了一大笔钱,买下默默无闻的作品。那时的印象画派,地位远不如今日,在欧洲也知者甚少。同时代的美国富豪,如商业巨头摩根家族和弗里克家族,多爱收集19世纪以前的艺术品。埃塔这位传统女子,却慧眼识珠,可见她温驯的外表下,有一

颗坚决而独立的心。

20世纪初,克莱丽贝儿前往德国继续她的医学研究,埃塔则环游欧洲名胜古迹,结识了小荷露尖的马蒂斯和年轻的毕加索。从1905年起,她们总计购入毕加索113幅作品。

想来是性格使然,“事业型”的克莱丽贝儿,喜欢的油画和雕塑,往往打破世俗规矩。她钟爱马蒂斯的《蓝色裸女》:粗犷而坚实的肌肉线条,大胆夺目的色调,既有印象派大家塞尚的遗风,也有非洲木雕的狂野气质。

“居家型”的埃塔,更喜欢前卫艺术中那些温馨、宁和的画作,比如毕加索的《母与子》:美丽安详的母亲,温情脉脉地抱着胖乎乎的幼儿,这正照应了埃塔对家庭的热爱和奉献。克莱丽贝儿去世后,兴许是出于对姐姐的怀念,埃塔的收藏风格才变得更为开放。科恩姐妹一直与马蒂斯和毕加索保持着友谊。毕加索在1907年的一封信里,附上了一幅有趣的漫画:他挺着啤酒肚,脱下礼帽,用法语说“早安,科恩小姐”。1922年,他又为克莱丽贝儿画了一幅铅笔画,画中的她,端坐在椅子上,不怒自威,女王范儿十足。1931年,埃塔买了马蒂斯的《黄裙子》,1933年她重返尼斯,马蒂斯为了向慷慨的女赞助人致意,特地找来《黄裙子》的模特,穿上画里的那条裙子,坐在和画中一模一样的布景中。这样,埃塔一来画室,便能看到自己藏画变“活”了。

姐妹俩热爱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画,爱屋及乌、溯本寻源,收集对这两位大师颇具影响力的印象派和浪漫派作品,以及异国风情的艺术品。她们足迹遍布欧洲和非洲,还曾来过上海。她们的收藏也囊括了欧美油画、日本版画、非洲雕塑、南亚和北非的首饰,以及漂亮精致的蕾丝。

1929年秋天,克莱丽贝儿在瑞士洛桑去世,就在去世当天,她还购入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《黑色峡谷阴影中的溪水》:黑黢黢的溪谷中,似乎藏着无数的秘密,郁郁青青的树木、藤条,和水中倒影连成一片。一切似乎都沉寂了下来,时间停止了,既没有开始,也没有终结。